

你只打了个盹，便着急忙慌地想要奔赴，去旅行。

梦里的那条河，汹涌着它的非凡与不同寻常。你看它，跨过山岗，越过丘陵，钻过引瀑洞，从高高的沾岭山、清漳河飞奔而来、飞流直下，纵身跃入波涛滚滚的松溪河。古老、淳朴、宽广、不羁、狂野。你掏心窝子地感激，在山西晋中，晋中昔阳，昔阳大寨，大寨南郝峪能有这么一条河，在你的梦里上下翻滚，呼之欲出。

你要来便来，最好撑一支竹篙，沿穿村而过的河流顺流而下，放飞自我。

你可以迅疾，可以缓缓，不必矜持。你大可停下来，同村民热情地打着招呼：“嗨，你好！”从容地接受村民的盛情邀约：“来家坐坐，喝口水，吃口饭，歇歇脚！”或隔岸喊话：“老乡，有没有蜂蜜？给我来点蜂蜜！秋天多给我整几箱咱南郝峪红薯，好吃得很！”

转过脸来，青苗在垄，山洼洼里的花儿开了。人家房前屋后，小花园、入村路，石坝边、垒砌在围墙、圪台上的一瓦罐一石钵一陶瓷器皿里的花儿也开了。一座古老的村庄，就像被阳光晒过的豆荚，“啪”地一声就开了，蓬蓬勃勃全是花儿，就连临水栏杆都开成了花海。

恍惚中跌入了荷的世界。娉娉婷婷在水中，托举起娇羞的面颊。你努力摆出高雅的姿态，与荷对视。鱼儿甚是淘气，在蒲团形的叶子下游来游去，时而潜入水底，时而跃出水面，鱼戏荷叶间。有孩童划着“游艇”，在上游荡来荡去，试图闯入这片开阔地。打卡观景台，这里的荷塘月色比任何一处都要美。

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——”没能忍住，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如飞泉般，从胸膛汹涌



赵姝梅

而出。入村的农耕文化街，看着亲切。犁、耩、耙、扇车等农具，仿佛停顿的旧时光。终究，老式摩托、拖拉机及钉在沿街墙壁上的老式自行车打动了你。你想驾驶着它们环游世界，途经南郝峪停车垂钓时，蝴蝶落在肩上，蜻蜓点水。

南郝峪，这个有着800多年建村历史的古村落，干净得不见一点的牛羊粪便。垃圾箱被关在一小房子里，深灰色的屋顶和两扇木门上的绘图及“茶余饭后”四个字，一样的耐人寻味。

越向欢喜靠近，村民的巧和妙就越发让人赞叹。感恩井，大水车，几截木头拼在一起，就成了街边对弈的两个人，楚河汉界，你争我夺，好不热闹。你是那么地迫切，想要登临丰收阁，去推写有“五谷丰登”四个大字的硕大的米升，旋转间便

是一个春夏秋冬。你要来便来，住民宿，看瀑布。“溪宿”，是南郝峪精心打造的民宿项目，2023年被评为“太行人家”。是谁说的，“青山相待，白云相爱。”一池水绵延而下，就有了房前屋后的现世安稳。与河毗邻而居，内心有着无比的空旷和洁净。白天流水潺潺，夜晚潺潺流水，河水就那样叮叮咚咚在心田，从枕上流过。

“浣溪 8001”“拾溪 8002”“溪雨 8003”“花开 8005”“朵儿 8006”“浴月 8008”“花溪 8009”“溪影 8010”“玉溪 8011”。去推“溪宿”一扇门，慵懒似奔腾的河水，恣意汪洋。将自己结结实实地扔在床上，任一溪水从窗前流过。清水洗尘。

你是愿意躺着看书的。跟许许多多的民宿相比，“溪宿”的前身本就是一所学校，外墙上的

字迹清晰可见，似乎仍能从房间大大的黑板上，看到60年前被老师圈点出的银河系。所以你对陈建初、孙支成两位大家的设计理念由衷佩服：“时间与自然赋予这栋建筑的美与气质，令人不忍破坏。因此在做方案时，设计充分尊重了建筑原有气场与自然赋予它的独特条件，做一次时间上的历史延续和现代对话。”

“洛河之水，其色苍苍。祠祭大泽，倏忽南临。洛滨醴醑，色连三光。”是谁在吟唱？传说秦始皇巡游返途中，路过沾岭，南郝峪是途经要道。当一条河缓缓出现在眼前，当蓝天、白云、绿树、飞鸟、村庄及浩浩荡荡一众人，如一片落叶漂泊在碧波荡漾中，他会在湖光山色中高吟他的《祠洛水歌》，随即慨叹：“得山水之乐，南郝峪也！”

你的想象无边。满耳是潺潺、涓涓、淙淙的溪水声，和过往回声。你感觉好幸运的，漂流结束后，可以顺路看一看秦始皇的赵歌王蒋四大爱妃的居住地——赵秦宫、耿秦宫、王秦宫和蒋秦宫四村庄，想想都怦然心动。梦里，你凤冠霞帔舞红妆，是那夜空中最亮的星辰。

有时吃着饭就下起一场雨来。坐在“溪宿”九号院的廊檐下，看门前溪水潺潺，看雨滴在溪水上开出一朵一朵的花来，看溪水怎样一点点发胖，看一池子荷花在狂风骤雨中慢慢低下头又倔强地仰起，不觉一碗饭下肚，还想再来一碗。

你要来便来，化身一尾刀鱼，沿山中源源不断的溪流，溯流而上。

没有什么能够阻挡，一颗无畏的心。是它！“松山林涛”“西岭盘龙”“松岩远眺”“东垣古松”“乐楼清音”“桃园轿顶”“阳坡笔架”和“引漳入松”并称南郝峪八景。漫山遍野的郁郁青松、

千年古松，入了眼、绿了眸。

相传，清同治年间修建戏楼所用的木材就取之于山神庙对面的松山。想象脚下这条河晃悠悠漂浮过一根根浮木，它们像真正的游者，循着历史的足迹，在波涛滚滚中争先恐后地向京城的方向涌去。传闻中的“松山神灯”，现在，是否，一到夜晚还灯火闪烁，似梦似幻？也许这座大山里住进了神仙，护佑苍生，造福村民。

香炉醋台山、南蛮挑断岩、冰瀑化暑湾、古道十八盘等自然景观，等着你。“榆树沟”“挑断源”“雉鸡窝”“二节楞”等一座座大山等着你。漫山的油松灌木、山桃花及河岸边的杨柳、乔松等着你……

看哪！瀑水在高低错落、逐节攀升的红石板的渠底浅浅停留后，奔向远方，头也不回；那进溅的水花在层峦叠嶂处一层层剥离，一层层靠近，一层一层相拥，在大山深处绽放出绵延不绝的花朵，惊艳，璀璨。

正是有了“引漳入松”（引清漳河入松溪河）的壮举，才成就了南郝峪双源头康养旅游胜地，才有了飞瀑层叠的非凡景观，

有了“山水南郝峪，昔阳小九寨”之美誉。时光清浅，在南郝峪，不仅可以“得山水之乐”，更能体会到“得之心而寓之酒”的美妙境界。



岁月长河漫漫，多数往事都会被时光冲淡，可总有一些身影，历经风雨冲刷反而愈发清晰；总有一份赤诚，跨越漫漫百年依旧温暖绵长。于我而言，父亲便是此生最深刻的念想。

他生于乱世，归于安然，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，只是千千万万基层党员中平凡的一员，却以质朴坚守、赤诚初心，走完了忠于党、忠于家国、忠于家人的一生，用平凡烟火里的坚守，书写了一名老共产党员滚烫不变的家国情怀。

1925年12月30日，父亲出生在榆社县北寨村，在革命理想和进步思想的感召下，他积极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。在党组织的安排下，他先后担任北寨村民兵连长、指导员，为抗击侵略者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1944年2月，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从此，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父亲先后在和顺县小学任教、担任联合校长，后又在和顺县委、晋中地委文教部、吕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、吕梁地区检察院、晋中地区纪检委等多个岗位任职。无论是教育事业的耕耘，还是党政工作的奉献，他都始终保持着对党的忠诚和对工作的热忱。

三尺讲台之上，他是滋润育人的师者，深耕基础教育一线，言传身教、诲人不倦，用心呵护一方学子成长；党政机关之中，他勤勤恳实、深耕业务，脚踏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；司法执纪一线，他坚守法律底线，秉公办案、不偏不倚，守护法律尊严，捍卫人间公平正义；纪检工作岗位上，他一身正气、刚正不阿，坚决维护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。

父亲不仅在工作上兢兢业业，在生活中也是我们的楷模。他为人诚恳，襟怀坦白，谦虚谨慎，平易近人；他生活节俭，艰苦朴素，注重家庭和睦，邻里团结；他从严教子，乐观豁达，即使在与病魔抗争的过程中，也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。

父爱向来深沉无言，家国大义藏于寻常点滴。漫长岁月里，两件细碎往事，跨越数十年时光，依旧深深印刻在我心底。

第一件事，是我年少参军之时。1976年12月，全国冬季征兵工作全面开展，彼时我身为和顺县山西太行山森林局铁桥林场插队知青，历经两年基层磨砺，早已心怀报国之心，顺利通过征兵体检。年少意气风发，行事难免莽撞，我暗自报名入伍，迟迟未曾告知家中父母。

偶遇单位领导问询，在对方提醒之下，我才幡然醒悟，连忙赶往县城邮电局，拨通了父亲的电话，忐忑道出自己参军入伍的行为。本以为父亲会担忧牵挂、出言劝阻，未曾想电话那头，父亲语气平和而坚定，满是理解与支持：“参军入伍，守护家国山河，这是无上光荣的选择，爸爸支持你。拿到入伍通知，记得告知我一声即可。”那一刻我骤然懂得，父亲对家国的热爱，从来都藏在骨子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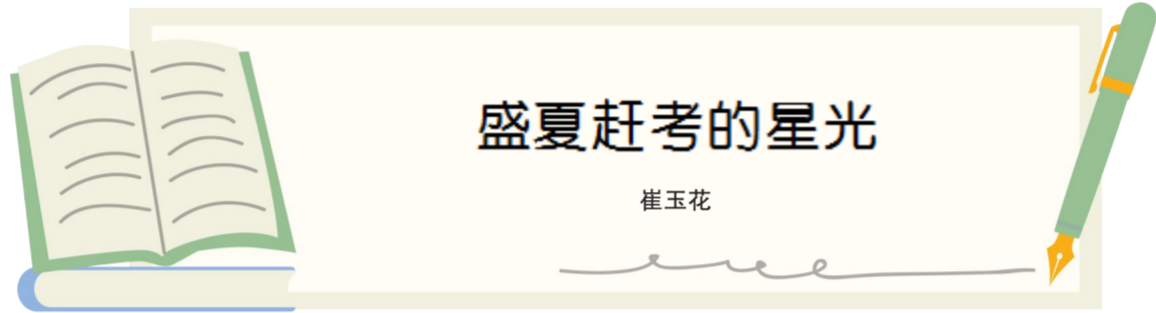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件事，是父亲弥留之际最后的牵挂。2015年，父亲已是90岁高龄，20多年前历经胃癌手术，常年与病痛相伴。可他始终不肯向病魔低头，无论寒暑更迭、风雨阴晴，每日清晨5点准时起身锻炼，凭着顽强的意志对抗病魔。那年国庆过后，父亲病情骤然加重，紧急入院医治。10月18日，老人身体日渐衰竭，气力微弱，说话都十分费力，我寸步不离守在病床前悉心陪护。

弥留之际，父亲艰难示意我们拿来纸笔，一笔一划写下临终嘱托。字迹颤抖歪斜，却字字郑重，他仔细交代家中留存的零钱：箱中有一元纸币两捆，每捆百元；两元纸币一捆，共计400元，叮嘱后人日后居家办事可酌情使用。次日凌晨零点三十分，父亲安然离世，走完了他九十年平凡却厚重的人生旅途。

百年风雨匆匆而过，尘世再无父亲身影，可他的风骨与赤诚，从未远去。如今，父亲的精神依旧如明灯高悬，照亮我前行的每一段路途。谨以此文，纪念父亲，缅怀其一生平凡赤诚，致敬永不褪色的初心与家风。

父母的平凡与赤诚

郭彦平



盛夏赶考的星光

崔玉花

岁月沧桑，流年暗换。许多往事都在时光冲刷中渐渐模糊，唯独1979年的那场高考，如同留在岁月深处的一束星光，澄澈明亮，历经四十余载风雨，依旧清晰温暖，久久照耀心田。那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三个年头，沉寂十年的读书火种，在那个热烈的盛夏蓬勃燃烧，照亮了一代人的青春，也改写了无数普通人的命运。

1979年的中国，春风初度，万象更新。历经漫长的荒芜，社会终于重拾于对知识的尊重、对人才的渴求。相较于前两年的仓促重启，这一年的高考更加规范成熟，制度日趋完善，文理分科明确，考试体系稳定。英语成绩首次按比例计入重点高校录取总分，细微的变化里，藏着一个时代开放进取的姿态。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，这场高考不是一次普通的升学考试，而是蛰伏多年后，唯一公平、正当的出路，是冲破出身桎梏、走出乡野困顿的希望之门。

那年的夏天，格外燥热。没有空调电扇的消暑清凉，只有灼灼的烈日和一间间闷热逼仄的教室。赶考的人形形色色，有稚气未脱的应届青年，有返乡多年的知青，有务工在岗的青年工人，也有辗转奔波的基层代课老师。我们年龄参差、境遇各异，却怀着同样滚烫的心愿，挤在简陋的书桌前，埋头苦读，奔赴同一场人生大考。彼时高考录取率极低，寥寥数个名额，让这场考试名副其实成为千军万马争抢的独木桥，可没有人轻易放弃。荒废的岁月太漫长，我们比任何人都懂得读书难得、机会珍贵。

那时的学习条件非常简陋。没有成套教辅、没有网课答疑，手中几本泛黄卷边的课本，就是最珍贵的宝藏。许多教材几经转借、反复修补，纸页发脆、字迹斑驳，我们依旧视若珍宝，逐字研读、反复背诵。空白的草纸订成厚厚本子，正反两面写满公式、习题、知识点，一笔一划，工整郑重。白日里，我们端坐课堂，凝神听讲，埋头演算，不敢有半分懈怠。暮色降临，煤油灯、白炽灯次第亮起，昏黄摇曳的灯光映着伏案的身影，构成了那个年代最动人的夜景。夏夜蚊虫萦绕，汗水浸透衣衫，空气闷热窒息，可灯下之人心无旁骛，只顾埋首书山题海。累了便揉揉双眼，困了便凉水擦脸，心中那股不甘平庸、不甘蹉跎的韧劲，支撑我们熬过一个个漫漫的长夜。

那时的求学之心，干净而赤诚。田间劳作之余，工厂收工之后，但凡有片刻空闲，人人都会掏出书本默读背诵。乡间小路、宿舍灯下、田埂地头，随处可见读书备考的身影。人人惜时如金、人人奋力争先，在清贫岁月里，守着似，更贵在神韵的契合。雨滴易逝、葡萄沉静，唯有“帆”，承载着迎风而上的勇气，蕴藏着奔赴山海的希望，象征着挣脱困顿、开启前路的崭新征程。一花一喻，一字一意，皆是作者心底重生的期许与向上的力量。那一刻，我深深动容，年少听课只学皮毛，成年听课方知老师授人以渔、传心传意。

思绪飘回初中六班的旧日时光，那时的李老师，永远带着满腔热忱奔赴每一堂课，用蓬勃的朝气感染着班里的每一个少年。作为班主任，她心思细腻、体察入微，总能精准捕捉到每个学生的情绪起伏与心事郁结。她极少疾言厉色、严厉苛责，从不用刻板的规矩困住少年的心事。更多时候，她是温柔的倾听者、耐心的疏导者，俯身贴近我们的青春，体谅我们的敏感，包容我们的幼稚。年少的心事总是沉重又夸张，青春期的委屈琐碎且执拗。那些当年压得我喘不过气、以为天塌地陷的烦恼，如今回望，幼稚可笑、不值一提。可在当时，那些无处安放

率极低，寥寥数个名额，让这场考试名副其实成为千军万马争抢的独木桥，可没有人轻易放弃。荒废的岁月太漫长，我们比任何人都懂得读书难得、机会珍贵。

那时的学习条件非常简陋。没有成套教辅、没有网课答疑，手中几本泛黄卷边的课本，就是最珍贵的宝藏。许多教材几经转借、反复修补，纸页发脆、字迹斑驳，我们依旧视若珍宝，逐字研读、反复背诵。空白的草纸订成厚厚本子，正反两面写满公式、习题、知识点，一笔一划，工整郑重。

白日里，我们端坐课堂，凝神听讲，埋头演算，不敢有半分懈怠。暮色降临，煤油灯、白炽灯次第亮起，昏黄摇曳的灯光映着伏案的身影，构成了那个年代最动人的夜景。夏夜蚊虫萦绕，汗水浸透衣衫，空气闷热窒息，可灯下之人心无旁骛，只顾埋首书山题海。累了便揉揉双眼，困了便凉水擦脸，心中那股不甘平庸、不甘蹉跎的韧劲，支撑我们熬过一个个漫漫的长夜。

那时的求学之心，干净而赤诚。田间劳作之余，工厂收工之后，但凡有片刻空闲，人人都会掏出书本默读背诵。乡间小路、宿舍灯下、田埂地头，随处可见读书备考的身影。人人惜时如金、人人奋力争先，在清贫岁月里，守着

再赴一堂课 终懂恩师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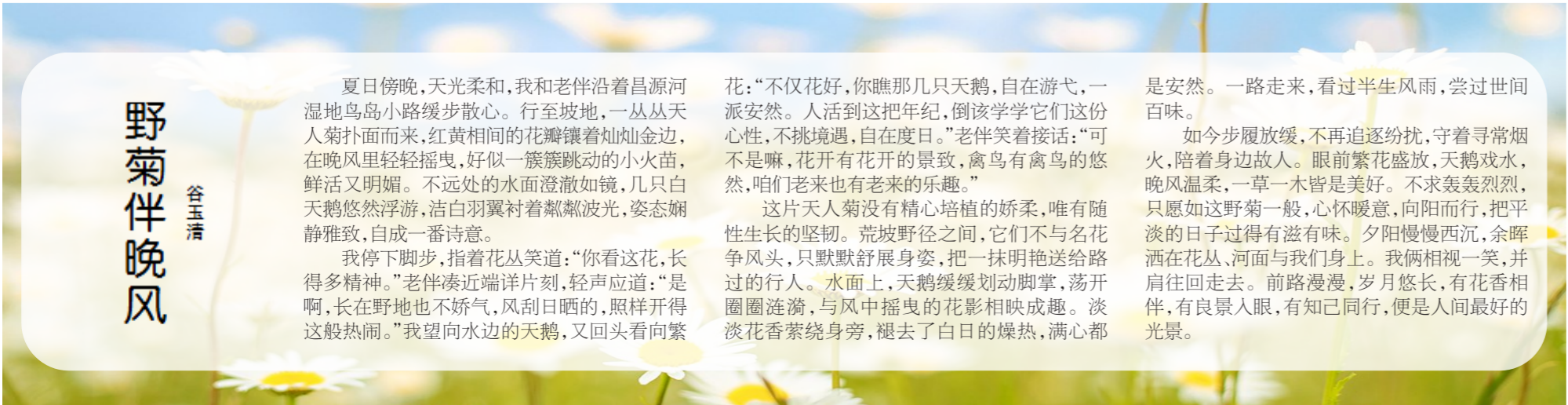
郝教义

迷茫、委屈与低落，都被李老师稳稳接住、温柔包裹。她不动声色地抚平我们青春的褶皱，温柔托举起每一个少年脆弱的情绪，让躁动敏感的青春，有了安稳的归处。

岁月流转，当年讲台边的每一句教诲、每一次点拨、每一份包容，都成为沉淀在我骨血里的力量，穿越漫长的时光长河扑面而来，化为一颗颗子弹正中眉心，振聋发聩。当年润物无声的指引，终在多年后的某一刻完成了一场跨越岁月的闭环——原来教育从不是即时的馈赠，而是一场延迟多年的回响。

李老师在年少时为我播种思想的种子，一颗颗种子在我长大后的岁月里不断开花结果。我终于长成了能读懂师恩的模样，也终于懂得，当年那一堂堂看似平平无奇的课堂，藏着最动人的育人初心，缜密足以照亮一生的力量。

一程师恩，一生受益。何其有幸，年少遇良师；何其感念，岁月不负引路人。愿恩师岁岁安康，桃李芬芳，春晖绵长。



野菊伴晚风

谷玉清

夏日傍晚，天光柔和，我和老伴沿着昌源河湿地鸟岛小路漫步散心。行至坡地，一丛丛天人菊扑面而来，红黄相间的花瓣镶着灿灿金边，在晚风里轻轻摇曳，好似一簇簇跳动的小火苗，鲜活又明媚。不远处水面澄澈如镜，几只白天鹅悠然浮游，洁白羽翼衬着粼粼波光，姿态娴静雅致，自成一番诗意。

我停下脚步，指着花丛笑道：“你看这花，长得多精神。”老伴凑近端详片刻，轻声应道：“是啊，长在野地也不娇气，风刮日晒的，照样开得这般热闹。”我望向水边的天鹅，又回头看向繁

花：“不仅花好，你瞧那几只天鹅，自在游弋，一派安然。人活到这把年纪，倒该学学它们这份心性，不挑境遇，自在度日。”老伴笑着接话：“可不是嘛，花开有花开的景致，禽鸟有禽鸟的悠然，咱们老来也有老来的乐趣。”

这片天人菊没有精心培植的娇柔，唯有随性生长的坚韧。荒野野径之间，它们不与名花争风头，只默默舒展身姿，把一抹明艳送给路过的行人。水面上，天鹅缓缓划动脚掌，荡开圈圈涟漪，与风中摇曳的花影相映成趣。淡淡花香萦绕身旁，褪去了白日的燥热，满心都

是安然。一路走来，看过半生风雨，尝过世间百味。

如今步履放缓，不再追逐纷扰，守着寻常烟火，陪着身边故人。眼前繁花盛放，天鹅戏水，晚风温柔，一草一木皆是美好。不求轰轰烈烈，只愿如这野菊一般，心怀暖意，向阳而行，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夕阳慢慢西沉，余晖洒在花丛、河面与我们身上。我俩相视一笑，并肩往回走去。前路漫漫，岁月悠长，有花香相伴，有良景入眼，有知己同行，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。

